

略論佛法要義

佛學小學叢書

科學釋佛法

彙要卷三

佛法評哲學

上海佛學書局印行

略論佛法要義刊行序

以素有高等科學知識而研究佛學，且能以佛學爲準繩而衡量科學者，王老居士季同尙矣。夫佛學以出世眼光觀照一切，如人在天堂俯瞰城市，則凡宮室林木街道河渠，莫不羅列目前，而一覽無餘，是能見其全體而親切者。若科學則不然，僅以世間智慧，推測萬物，力有不及，則藉器械以廣比量，枝枝節節，牽而合之，統而計之，迺有結論，非不相似，然而疏矣。設有毫釐之差，則謬延千里，而不自知，殆及覺察而更正之，其遺誤於世，動經數千百

年，可不懼哉。顧今之號爲智者，猶欲揭黷科學以唐突佛學何耶？王老居士有見於此，能以科學與佛學比較，以合於羅輯之論文，表而出之，往往一義之立，足破千古之惑，其有裨於學界，寧淺尠哉。茲得王老居士前歲蘇州章氏國學會中講演之佛法要義一稿，卽爲排印流通，因略讚數語以爲閱者介紹。倘閱者而虛心接受，則於佛學科學貫通處及比較處，得有真正深刻之認識。不僅於科學得補偏救弊之益，而於佛學亦漸有啓發之趣，國學前程之光大未可限量矣。質諸王老居士當亦莞爾首肯者歟。己卯秋上海佛學書局識

佛學
叢書

略論佛法要義

王季同

一 序分

人生而有知，能思慮；有語言，能以我之所知所思告諸旁人。其在中華印度遠西等皆自上古以來已有文字，能以我之所知所思告諸異地與後代之人。於是人之知有三種差別。墨子謂之聞知，說知，親知。（註一）佛家謂之聖言量，比量，現量；或可言聞知，比知，現知。既有聞知比知現知者，又可以之爲基礎而爲進一步之比知。於是人之知乃如藉階梯而登樓台，靡所底止。是謂之學。

然人之爲學，又如行於衢路，歧中有歧。自一地發，可以或之吳，或之越，秦楚燕趙，無適而不可。故中華印度遠西學者各有其所治不同之科目。在同一科目中亦各有其不同之造詣。大抵中華學者審於形上之道，而忽於形下之器。遠西學者反是。獨印度學者徹上徹下，包舉靡遺，故其造詣乃能夐絕古今。遠西學者由其一向多致力於形下之器故，自古卽於天文數理等科多所貢獻；如歐几里得之於幾何，亞奇默德之於力學，依巴各多祿謀之於天文皆是。逮十六世紀中葉，哥白尼太陽中心說之名著出；十七世紀初，刻白爾發見天體運行三定律；伽利略發明望遠鏡，因而窺

見日月五星之種種情狀。皆前人所未知者。二氏之發見。使太陽中心說成爲鐵案。

原夫爲學之道。固如前述。行遠自邇。登高自卑。未有不憑藉所已知以探求所未知者。故無論古今東西。凡有著作。苟非僅值覆瓿者。皆必有其所創獲。所創獲者。又可有三種差別。或足以證成前人所知。如刻白爾伽利略之於哥白尼。或爲一件前人所未知之新事實。如伽利略從望遠鏡中所見天象。又或足以推翻前人所知。如哥白尼之太陽中心說。經刻白爾伽利略之所證實。而成鐵案。却與前人所信日繞地相衝突者。然著作雖必有創獲。而

創獲之價值又大有輕重，如泝澠統之與水戰，遠西民族本一致信仰基督教。基督教崇拜上帝，謂上帝爲創造宇宙之主，先造天地，後造日月。故太陽中心說實根本推翻前人信仰，其價值高出一切普通創獲；惟除釋迦坐菩提樹下七七日後夜半明星出時所證（註二）之佛道。由此太陽中心說具如是價值故，頓使遠西學術界受極大影響。影響惟何？他時他處學者無不信任前人所知之大部分，而至多企圖推翻其一小部分。斯時遠西學者却因太陽中心說連類而不信任一切前人所知之大部分。又以當時遠西各國政府競尙殖貨，見形下之學之有利於產業也，獎勵有

加於是三世紀來自然科學繼長增高，扶搖直上，以有今日。形下之學既有如此效驗；於是遠西學者亦以其治形下之學之方法，施諸形上之社會科學哲學等。然人事錯綜，哲理深奧，非如稱物低昂之簡而易知；故除經濟學實驗心理學等科目中比較具體之若干問題，可以統計方法觀其會通外；所謂科學方法，對此大都無所施其技。各科之聚訟紛紜，莫衷一是，比諸前代尤甚。社會科學之聚訟，促進各國國內及國際間之種種戰鬥爭執。哲學之聚訟，一方面爲社會科學聚訟之根源，一方面使偏信唯物哲學之一派學者以此爲藉口，企圖根本推翻哲學，無條件而將其所

假設之唯物論定爲一尊。然而此一派學者同時又努力於科學化合理化之運動；欲以科學方法研究宇宙間一切問題，使其完全科學化合理化。但孰料其主張已與楚人之鬻楯與矛者同其命運而不自知乎？

凡人欲舉一事，不可不先自了然於其事之爲何，此一定不易之理也。今此派學者豈不曰，我人將研究宇宙間一切問題乎？然則不可不先自了然於「我人將研究宇宙間一切問題」句之意義無疑。欲了然於此句之意義，首當依文法學分析此句。此句由三成分合成，謂主辭，賓辭，目的辭。故次當了然於此三成分

之意義。刪繁就簡，主辭爲我，賓辭研究卽求知，目的辭爲宇宙之全體。故了然於三成分之意義者，卽了然於何謂我？何謂知？何謂宇宙？之三問題是也。而此三問題，實爲哲學之三大根本問題。可見彼派學者欲努力於科學化、合理化之運動，首當治哲學也。乃彼非但不治哲學，反而企圖根本推翻哲學，不許他人治哲學，豈非鬻楮與矛而不自知乎？

二 正宗分

社會科學問題至爲繁賾，其不能一無聚訟，勢也。哲學問題

無多。其根本問題尤不過此三。然而遠西哲學聚訟不休者，無他，其方法錯誤也。前言人之知有三種差別，謂聖言量比量現量。然聖言量祇是他人之比量現量。故陳那菩薩說因明，不立三量，祇立現比二量。前言人之知如藉階梯而登樓台。現比二量如左右二足，缺一不可。惟登樓台者二足一遞一步，爲學之道有時必多用現量，有時必多用比量，此其異耳。比量者，依能立以立所立；或依新名詞說，須根據前提以得結論。然能立不能自立，必依現量，或先所立比量而立。先所立比量亦然。如是沿流溯源，故比量無不輾轉依現量立。（註三）而一切知識無不導源於現量。數學爲

用比量最多之科目；然數之和與積之可分散性，與可互換性，及數之種種其他基本性情，小學兒童所共知者，大學教授不能說明之。歐几里得著幾何原本，全書專用比量推論；然其十二公論等獨不能用比量推論之。哲學爲沿流溯源之學，其所治類於數之基本性情，幾何原本之公論，非可以比量比知。然遠西學者缺乏定慧修持工夫，真現量不現前，強以比量從事推測，此所以聚訟不休也。

何謂定慧修持工夫？凡人之一技一能，無不需要特別訓練；如藝術家之於書畫，音樂家之於聲律節奏，技擊家之於肢體刀

劍，乃至木工之於斧斤，女工之於針線，莫不皆然。而學者之於心，獨未有施以特別訓練者。有之，唯佛法之修持。雖習數學等科，亦有練心之功效；然迂曲而非徑直，無意識而非有意識；且能練比量而不能練現量。故其效微。佛法修持法門無量。佛弟子當各隨其根性之不同，依對機之法門而修。定慧雙修爲無量法門之一。定者所謂制心一處，詩文上常以老僧入定喻寂靜境界，卽指此。此種修持法門，非獨佛家有之；道家之存想泥丸丹田，孟子之養浩然之氣，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，皆定之一種也。又如常人對一切事用志不分，如累丸承蜩者，下至貓之捕鼠，皆爲不期然而然。

之剎那定。如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者，亦入此剎那定。一人以爲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是乃無定功者。然此種剎那定，乃強盛境界所引起，尙不及道家坐功，儒家養氣，何況佛家定慧雙修。定慧雙修者，亦制心一處，但非若道家儒家乃至印度外道小乘之修定，緣想他事他物，却卽制心於下文所述不可言說不可思議之法性。法性既不可言說不可思議，亦卽不可緣想，故與他種定異，乃爲定慧雙修。定以專注爲性，慧以簡擇爲性。他種定緣想一事一物，有專注而無簡擇，是定非慧。定慧雙修者，專注不可言說不可思議之法性。此法性不可緣想，須用力參究，

參究卽是簡擇；故亦定亦慧。爲學之大患，卽在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；佛家謂之散亂。修定卽所以治散亂。然散亂雖治，心雖不在鴻鵠，而亦不聽弈秋之誨，是爲昏沈。亦非爲學之道。剋實而論，有定無慧，終不免於昏沈。故定慧雙修，方是練心正宗；亦是爲學要道。定慧雙修者，一旦工夫到家，卽能親證此不可言說不可思議之法性。是謂得根本智。亦卽證真現量。常人前五識，卽遠西哲學所謂感覺，雖亦是現量；然不純粹，不名真現量。惟此所證與五識同是現量，而非如常人五識之不純粹，方爲真現量。然此如人飲水，冷暖惟證者自知。亦如輪扁斲輪，甘苦疾徐，

得心應手，口不能言。蓋現量得一切法自相；如見馬者見此馬之自相。比量但得一切法共相，不得一切法自相；言說思慮亦但詮共相，緣共相，不詮自相緣自相；如言馬想馬，但詮但緣四蹄有鬣能馳能負之獸之共相。即使言驪耳，然未見驪耳者聞之，亦祇得其四蹄有鬣能馳能負等共相。卽已見驪耳者，在見之一刹那頃以後，亦祇能緣驪耳之四蹄有鬣能馳能負等共相。非若一剎那頃眼識現量，能親緣驪耳之自相也。言說但詮共相不能詮自相；故依佛法修持所親證之根本智但能自證，不能口耳授受。得根本智後，工夫再進，則分分得後得智。後得智雖亦是真現量，然

能興善巧方便，罕譬曲喻，引人入勝。釋迦四十九年所說之法，及歷代祖師對機接引種種言句，乃至瞬目揚眉擎拳豎拂，無非後得智作用。

哲學既爲沿流溯源之學，非可以比量比知；然則證真現量得後得智者能現知之而告諸人乎？曰：然。佛法要義，卽在以佛菩薩後得智所證哲學三大根本問題之真相告人，使人不因誤解此三大根本問題而促進國內及國際間之種種戰鬥爭執；又教人以種種修持法門，使人得依法修持，或速或遲親證此三大根本問題之真相。